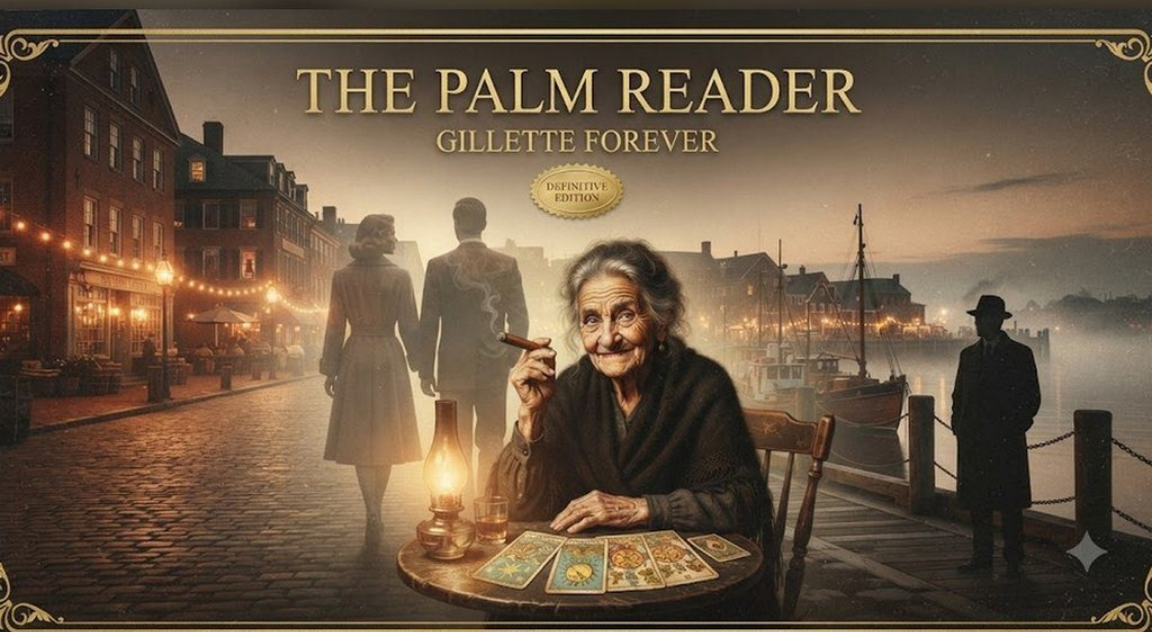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PALM READER

GILLETTE FOREVER

DEFINITIVE
EDITION



WALL STREET 看手相的人——續篇

GILLETTE FROM WALL STREET · 10

幾天前在波士頓和那位92歲的葡萄牙看手相人的相遇，在我的沉默裡留下了一份驚喜和一段愉快的回憶，還有一個微笑——它一句話也不說，卻總是想著同一件事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還沒預見到的事？

那門隱祕的學問，藏在畢達哥拉斯和他的幾何裡，過去33年一直是我的文化根基。魔法，不論白的還是黑的，我從沒真正遇見過——我只是帶著諷刺、為了高尚的目的用過它，也就是讀讀星座運勢和黃道十二宮。每天早上讀報紙上那些小專欄，根本不費什麼力氣，而我只把它們的用處瞄準一件事：贏得美麗而不可能的的女人，那些說自己不在等男人、卻總是在找一個恰恰像我這樣的男人的女人。

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館，在第十二街——其實那不算真正的城市地址，只是我自己數著從餐廳到睡覺地方的街區數，免得迷路。

晚餐和多年來一樣——我永遠不會放棄MAIN的龍蝦細扁麵，那裡說的是英語，而我說的是南非荷蘭語，別人不一定聽得懂，一種非洲部落語言和荷蘭語的混合。

酒倒是毫無疑問：每餐一杯，永遠是紅酒，義大利的——味蕾不要別的。可是當口袋定下節奏時，就只能放棄，改喝自來水。

我的房間很漂亮，滿是一直關著的設施——一座游泳池、一座高爾夫球場、一間桑拿、一間按摩室、兩個金髮女人和兩個黑人女人和一個紅髮女人、一座冬季花園，全都折疊進入口處掛著的一幅畫裡，像一幅拼圖。

然後是那張單人床，一翻身彈簧就尖叫，一張滿是破洞的紅色扶手椅，一張小桌子——全都包含在房價裡，一晚幾美元，進門前先付。

浴室是最出色的一件——史上第一間真正的預先喊話浴室。你只要大喊一聲：有人嗎？如果10秒內沒人回答，它就歸你了——走廊上一個空間服務20個房間，男女共用，免得製造不平等。

晚上10:34。我累了，快要睡著，這時聽見有人敲門。我以為是誰走錯了房間，沒有起身。接著又是一陣敲門聲，看鐘已經是凌晨2:46——時間照樣往前走，沒有人察覺。

我起身開門，門外沒有人。當我轉身走回床邊，有人坐在我的紅色扶手椅上。Frega，他說，我終於找到你了。

他的影像模糊，不是人形，像一道倒影。我試著弄清楚這是不是全像投影裡的什麼把戲。我找不到任何證據。

別找了，也別想弄清楚我是誰——我省你這個麻煩。我就是你在看手相人那裡遇見的幽靈，我來是為了知道Gillette傳奇第15卷的結局。作為交換，我會給你兩個祕密，給你的
GILLETTENARRATIVE。

如果我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，他們會當場把我送進波士頓醫院關起來。所以我確保永遠不對任何人說。

第15卷的最後部分是這樣的：

兩個古巴女人，一對母女，年輕又美麗，各自——在不同的時候，用不同的方式——空出時間單獨和我在一起，聊天，而兩人出來時都心神動搖。兩人都想要同一件事：嫁給我。

我從來不戴婚戒，因為手指有先天缺陷，在我1993年結婚前就經過證明——而我的妻子也接受了我這個缺點。某天早上我離開了古巴。我沒有訂位就搭上第一班飛往義大利的飛機——了解那些地方的人可以想像其中的難處，卻永遠想像不到我是怎麼辦到的——我一個一個地、完全私下地告訴那些女人，我很快就會回來，我會娶她們。

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。

我以為有一天她們會忘了我和我的承諾。結果並沒有：她們決定雇一位信奉非洲奧魯拉 (Orulá) 宗教的Aifá祭司，召喚邪惡，對我下死咒——那種不接受退貨的。

而且它奏效了。我被緊急送進加護病房，死亡的前廳，因為他們發現我的血紅素低於百分之五，肺部積水，呼吸困難——報告給我36小時可活，最多。

殯葬公司也來了，把棺材放在床邊。我看著這一切。我連吐出一口氣的力氣都沒有了。即使到了那時，我也從沒想過要寫作。

一切似乎都已就緒。一切都按照黑魔法的儀式進行著，就在這時，過了33個小時，我從床上起來，拔掉每一根管子，穿著睡衣走出病房回家。

我徒步走了5公里，按了門鈴，我的妻子當場昏倒。我叫她煮義式豆子麵，我餓了。20分鐘後憲兵按了門鈴，是醫院通知他們的。

他們在找那個死人，當我告訴他們就是我時，他們抓了抓自己的蛋蛋就走了。

時候到了，我告訴我的客人，這是結局的一部分，並請他離開，畢竟已經這麼晚了。他笑了：你難道不好奇我要告訴你什麼嗎？

我說不——因為好奇心是女人的東西。女人戴著它去贏別的女人。而我母親一向只告訴我一件事：在女人的腦子裡，要一直當個男人。

Ferdinando